



(本专题部分照片来自清华大学校史馆、档案馆、图书馆举办的“杨绛先生纪念展览”和井建军老师提供)

# 一颗安静的灵魂走出时间

## ——深切缅怀清华大学老学长杨绛先生

清华大学新闻中心记者 赵姝婧

5月25日凌晨一时，一颗高贵、深湛而生动的灵魂，如她所愿，终于“回家了”。

世纪老人，当代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杨绛先生在北京与世长辞，享年105岁。

出生于辛亥革命前夜的杨绛先生，完整而深刻地经历了中国现当代以来起伏跌宕的民族历史。仰赖高寿与丰赡的著述，使她成为百年历史最具画面感和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之一。

她与清华同龄，与清华结有不解之缘，一家三口都“最爱清华”。她情牵清华，关爱学生，无偿捐赠母校并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她才情横溢，是许多人眼中百年罕见的“奇女子”，被誉为从容优雅的“精神贵族”，却又豁达简朴、淡泊澄明，唯留一颗赤子之心。她身上烙印着历史的年轮，搏动着清华精神的血脉，一生与清华相系，将平实的爱、温暖的情融化在美丽校园中。

### “最爱清华”，难解之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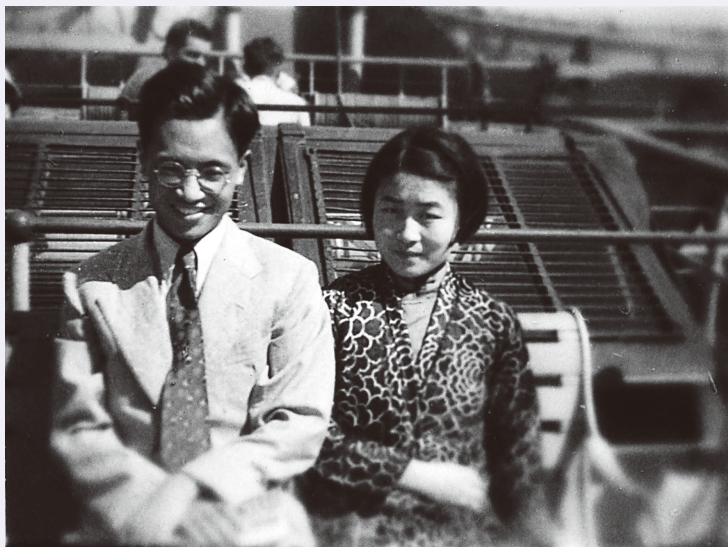
杨绛先生家世居无锡。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，早年留日，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前夕，杨荫杭从美国留学归来，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。这年7月17日，杨绛在北京出生，父亲为她取名季康，小名阿季。辛亥革命后，杨绛家迁居上海。

1928年，杨绛17岁，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，但“起了个大早”、却“赶了个晚集”——清华是已开始招收女生，可那年不在上海招生，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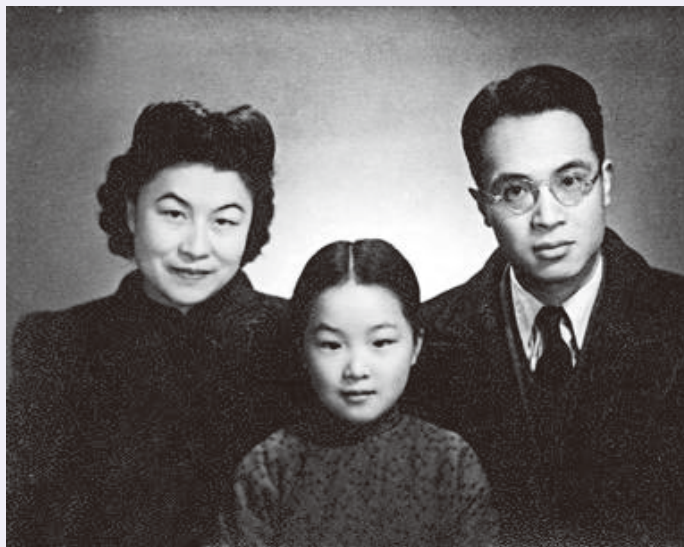
杨绛始终念念不忘清华。1932年初，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，21岁的她与朋友4人一起北上。当时大家都考上了燕京大学，准备一起入学。杨

绛却临时变卦，毅然前往清华当借读生。母亲后来打趣说：“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，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。”

那年3月初，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銜，孙恰巧要去清华看望表兄，这位表兄不是别人，正是钱钟书。两人在古月堂初见，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，脚踏毛底布鞋，戴一副老式眼镜，眉宇间“蔚然而深秀”。杨绛后来在文章中写到：“偶然相逢，却好像姻缘前定。”他们侃侃而谈，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没有订婚。”杨绛答：“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”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，“越写越勤，一天一封。”直至杨绛觉出：“他放假就回家了，（我）难受了好多时。冷静下来，觉得不好，这是fall in



新婚的钱钟书、杨绛搭乘游轮赴英留学



全家福

love（坠入爱河）了。”

7月，杨绛在清华借读大四年级第二学期毕业，获东吴大学毕业文凭，并得到金钥匙奖。1933年，她与钱钟书订婚，并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所研究生，住在时为女生宿舍的静斋，第二年获得清华优秀生奖。

求学清华时，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创作，备受当时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，第一篇散文《收脚印》和第一篇小說《璐璐，不用愁！》就被朱自清推荐至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上发表。

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的一隅，至今保存着杨绛当年最爱的一张书桌。在清华学习的时间里，她总喜欢坐在那里，在浩瀚书海中畅游。她曾专门著文，细致描述第一次走进图书馆的美妙感受。

杨绛一生在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创作、文论以及外国文学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杰出成就，翻译生涯最早可追溯到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期间。有一次，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，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，翻出其中一篇政论文章《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？》，让杨绛翻译。杨绛心想：“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？”在此之前，她英文虽棒，却从未学过和做过翻译，只得硬着头皮“应考”。没想到，交稿时叶公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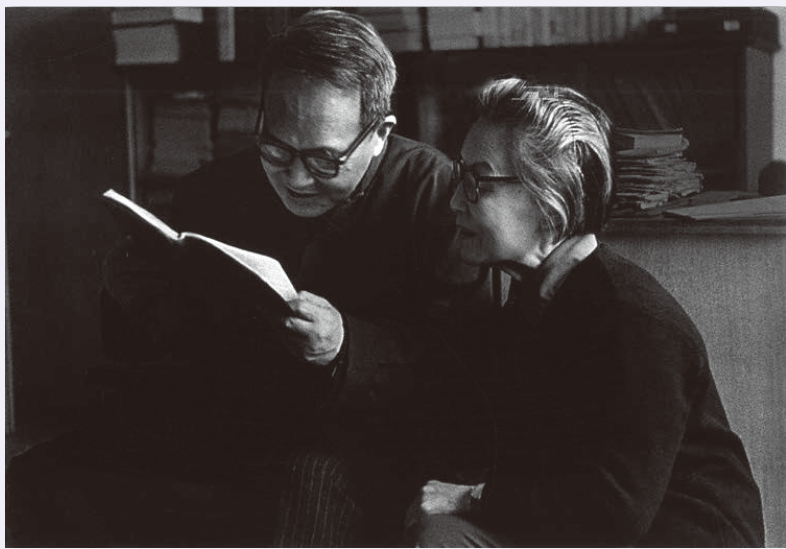
连连称赞，并推举发表到《新月》杂志。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，走上了翻译的道路。翻译的法国小说《吉尔·布拉斯》有47万字，受到朱光潜先生的高度称赞，说我国散文（小说）翻译“杨绛最好”。

1935年8月，杨绛与钱钟书同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，后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。1938年秋回国。1949年9月，杨绛与钱钟书一起受聘于清华大学，暂住工字厅藤影荷声馆。杨绛任外国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，教大三年级英国小说。1950年4月，杨绛和家人搬入清华校园内的新林院。1950年~1952年，全家曾在新林院7号安居，“我们仨”在清华园度过了一段静好岁月。

杨绛“三进清华”和清华为钱钟书“两次破格”的佳话都已广为人知。对他们的女儿钱瑗来说，清华园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。“我们一家三口都最爱清华大学。”杨绛曾说。

1953年后，杨绛先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十年“文革”，历经波折和冲击，她都以难以想象的坚忍和和平，吞饮着暴风骤雨般的苦难。

拨乱反正后，全家回归简单平静的生活。著



志同道合的钱钟书杨绛夫妇

书立说中，不知老之将至，生离死别的痛楚却接踵而至。1997年，被杨绛称为“我平生唯一杰作”的爱女钱瑗去世。1998年，钱钟书溘然长逝。丈夫与爱女的接连离世，对杨绛的打击可想而知。“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，一路上都是离情。”杨绛曾写下这样的一句话，平静之中难抑悲痛。

钱钟书先生去世后，清华大学南北主干道上，一夜之间飘起了一千只纸鹤。学生们自发用这种方式，静静地送别老学长。钱钟书辞世十周年之际，清华主干道再现纸鹤飘飞。看到清华师生们用烛光白菊追思学长，不禁让杨绛潸然泪下。从那以后，年近九旬的杨绛用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把钱钟书留下的零散手稿一张张精心拼贴起来，并井有条地整理好并陆续付梓。数以万计的书页间，寄托了她对钱钟书的深情挚爱，也定格了他们在清华园并肩研读的那些岁月。

“在这个世界上您最留恋的是什么？”在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杨绛。

“我最留恋清华大学。在我的一生中和清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”杨绛说。

她还说过：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，最爱的是清华大学。

一生，如此之长久；留恋，如此之深爱，与

清华的缘分就这样悄无声息而又刻骨铭心地烙印在了杨绛的生命中。

### 以“书”为爱，情系母校

钱钟书去世后，杨绛于2001年向母校清华捐出了她和钱钟书所获稿酬及今后获得稿酬的权利，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，奖励好学上进、成绩优秀、家庭经济困难的清华学生。

在“好读书”奖学金捐赠仪式上，杨绛说了三句话：“在1995年钱钟书病重时，我们一家三口共同商定用稿费及版税在清华设一奖学金，名就叫‘好读书’，而不用个人名字；奖学金的宗旨是扶助贫困学生，让

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，能够顺利完成学业；期望得奖学金的学生，永记‘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’的清华校训，起于自强不息，止于厚德载物，一生努力实践之。”

杨绛小时候，一次父亲问她：“阿季，三天不让你看书，你怎么样？”她说：“不好过。”“一星期不让你看呢？”她答：“一星期都白活了。”可见杨绛多么喜欢读书。

杨绛曾说过，“很多人开玩笑，说杨绛先生喜欢清华两个‘书’——一个是读书，一个是钱钟书。”而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，不仅体现了杨绛爱书的品格，更寄寓了她让更多穷孩子也爱读书的美好愿望。

杨绛十分关爱青年学生，她曾告诫年轻人：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，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那些家境贫寒的清华学生，有了“好读书”奖学金的资助，更为珍惜人生机遇的来之不易，更加奋发向前。

杨绛给予后辈的财富，不只是物质上的帮扶，不只是那些宝贵的回忆与等身的著作。她言传身教，成为了一代代青年人的榜样与楷模。有人说：“钱这东西对穷人来说是恩物，对先生来说是俗

物。俗物是可养人，但对神仙来说全是赘物。”在杨绛看来，钱财也许就是赘物，把稿费和版税捐出来，既让人读懂了她的高洁，更让人感受到她的纯真。

截至目前，奖学金捐赠的留本基金累计2434万，受到资助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614位。老学长情牵母校，后辈人饮水思源。2008年5月，一些获得“好读书”奖学金的学生，自发成立了以“好读书，读好书”为宗旨的“好读书”协会，希望通过在校园内搭建读书交流的平台，提升同学的人文素养，培养同学好读书、读好书的习惯。协会创办了内部刊物《好读书》，专门刊登学生的读书心得、原创文学作品、好书推荐，等等。

2015年5月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、校党委书记陈旭一同看望杨绛先生，并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就是当年“好读书”奖学金所有获奖学生分别写给先生的信。当看到其中一名获奖学生撰写的书法作品《兰亭集序》时，杨绛高兴地说，我从小就会背诵。

然而，杨绛平常的生活却极其简朴。《杨绛文集》的责任编辑王瑞曾透露，“有一次，看她（杨

绛先生）穿的鞋还挺别致，她说是钱瑛的，当时我都快哭了。”杨绛就是这样，自己所需的极少，却留下了最宝贵的文字和爱。

“世间好物不坚牢，彩云易散琉璃脆。”浮尘中，有些东西太易碎，有些东西却能传世。比如钱钟书和杨绛的著作，比如“好读书”奖学金，其中一以贯之的，是这位世纪老人的学养、善良与慈爱。

### 淡泊从容，芳香沁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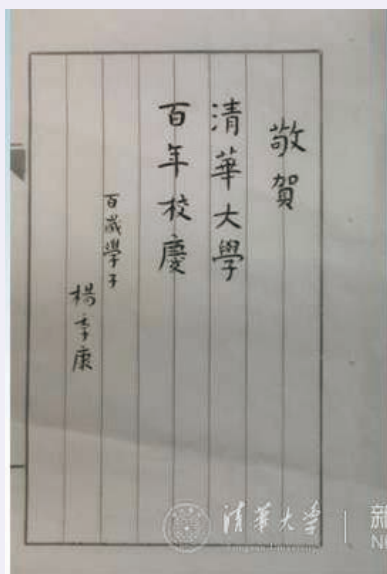
“吃一碗长寿面，为老学长贺寿，也为你们的未来祝福！”——在清华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，时任校长陈吉宁向3302名即将奔赴祖国各地的毕业生发出了这样的倡议。当天，恰好是杨绛102岁的生日。

一碗长寿面，共为生辰贺。杨绛和清华师生的心，就是以这样质朴而温暖的方式连结在一起。饮水思源，绵长深远，芳香沁人。

多年来，清华大学的历任领导多次专程看望杨绛学长，向她带去全校师生的问候和祝福，并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工作、特别是人才培养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。而杨绛也总是详细询



2015年5月3日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、党委书记陈旭看望杨绛先生



杨绛先生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题词



同学们自发来到先生挚爱的清华图书馆老馆前广场



师生们为杨绛先生献花

问清华的近况，始终牵挂母校的发展。

杨绛读书时，老师给她的批语是“仙童好静”，这样的性格贯穿了她的一生。90寿辰时，杨绛曾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“避寿”。她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，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：“我和谁都不争、和谁争我都不屑；我爱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艺术；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；火萎了，我也准备走了。”

百岁高龄的杨绛，孑然一身居于北京三里河一个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的小区，几百户中唯一没有封闭阳台、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，确有“隐于市”的风范。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，她就再没离开过。将近40年，曾经的“我们仨”，只剩下杨绛独自一人全身心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——她把这叫做“打扫现场”，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。

她一生爱“书”，笔耕不辍。即使身在“文革”的艰难时期，仍坚持翻译《唐·吉珂德》，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，2014年已累计发行

70多万册。她早年创作的剧本《称心如意》，被搬上舞台长达60多年，2014年还在公演。93岁出版散文随笔《我们仨》，风靡海内外，再版达100多万册。96岁还出版了哲理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，102岁时出版250万字的《杨绛文集》八卷……

走过百年风雨，终于“走出时间”的杨绛先生，为世人留下了一个淡泊从容的背影。从容是一种心态、一种修为，从容中饱含热忱。而这热忱，则是对亲人、母校、对青年学生最诚挚的深情。清华师生们不会忘记，那个在老馆畅游文学海洋的少女；不会忘记，那个在新林院奋笔译著的学者；更不会忘记，那个以己之清寒、报母校以琼瑶的老学长。

5月25日晚，数百名清华学子自发来到先生最为挚爱的图书馆老馆前广场。用烛光围成两颗环抱在一起的心，用鲜花为先生送行。生命之火的温暖，正跳动在年轻一代的胸膛；淡淡花香萦绕的夜空，闪烁着睿智和深远的星光。❖